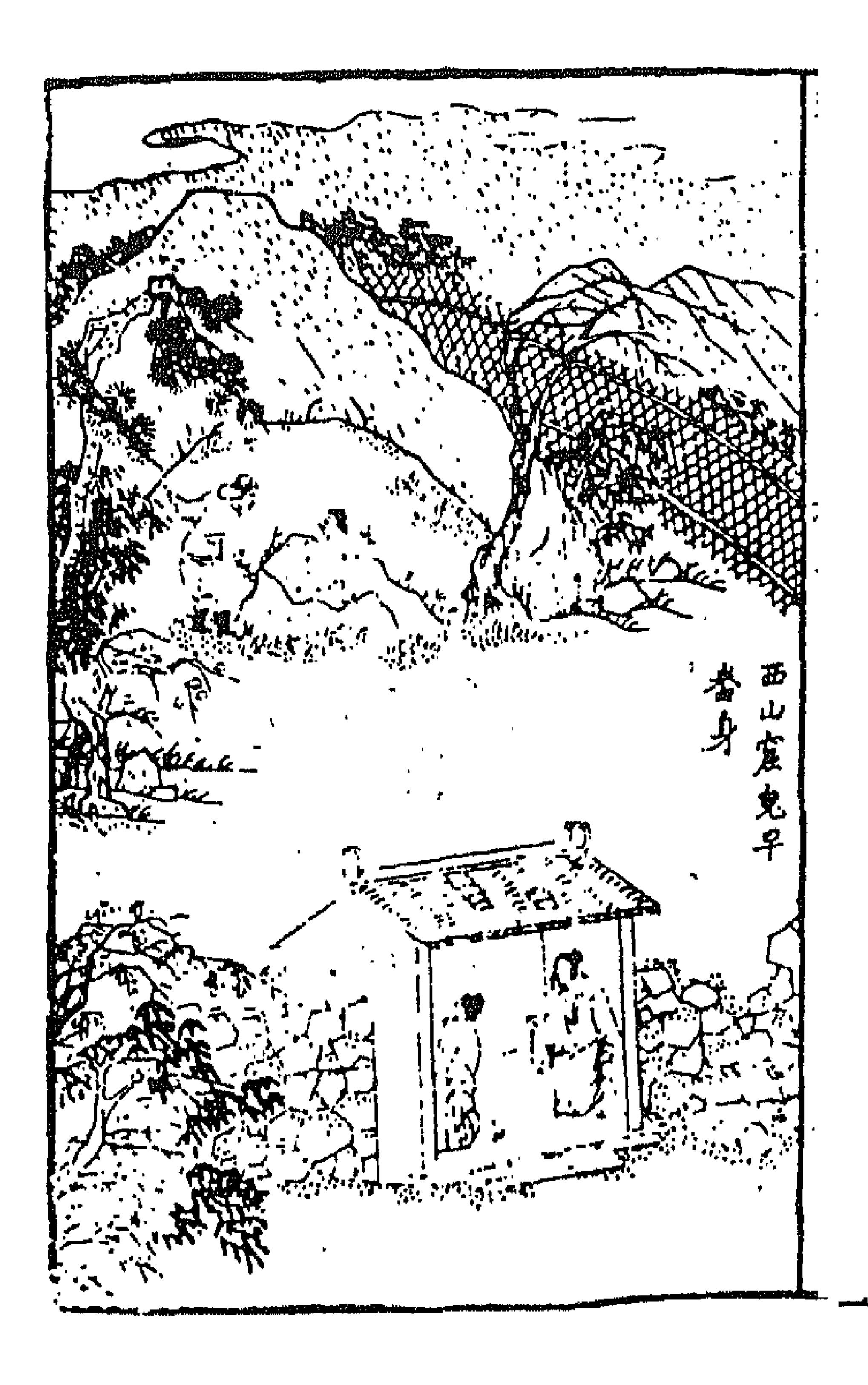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卷十四


西山寃鬼早
番身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宋人小說舊名 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臙脂顏色。流水飄香，人漸遠難托春心脉脉，恨別王孫，墻陰目斷，誰把青梅摘。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消散雲雨須臾，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喚做念奴嬌，是一箇赴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元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

與各位說聞第一句道杏花遲雨陳子高曾有寒食
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柳下人家寒食鶯語匆匆花寂寂玉階春
草溼() 閒凭熏籠無力心事有誰知得檀炷繞窗
背壁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臙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恭春
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臙脂顏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筍添
新竹寂寞幽對小園嫩綠() 登臨未足悵遊子歸
期促他年清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曲應有凌波時

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多情蝴蝶趁花飛、流水飄香乳燕啼○南浦魂銷春不管、東陽衣減鏡先知、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脉脉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脉脉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倚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鞦韆墻頭紅粉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墻陰目斷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一斛珠、

傷春懷抱清明過後鶯花好勸君莫向愁人道又被香輪蹀破青青草、夜來風月連清曉墻陰目斷無人到恨別王孫愁多少猶賴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插無答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雨濛鬆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嬌無力、記得當初共伊把青梅來摘○都如夢何時共可

憐欹損釵頭鳳闌山隔暮雲碧燕子來也今燕又
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
曾有春詞寄清平樂
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金鞍何處尋芳伴綠楊依
舊南陌靜○厭厭幾許春情可憐老去難成看取
鈿殘翠鬢不隨芳草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又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
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不向枝邊住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消散須臾雲雨怨閑倚闌干見遠彈雙淚溼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殢人會有春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語爭尋雙朵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溼海棠花枝處東君空把奴分付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會有春詞寄減字木蘭花

楊花飄盡雲壓綠陰風乍定簾幕閒垂弄語千般
燕子飛○小樓深靜睡起殘粧猶未整夢不成歸
淚滴斑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
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
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況是傷心緒念箇人兒
成暌阻一覺相思夢回處連宵雨更那堪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昏直
曾有春詞寄搗練子

梅凋粉柳搖金微雨輕風斂陌塵厚約深盟何處
訴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曾有春詞寄滴滴
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白
念時光堪惜○蘭堂把酒思佳客黛眉顰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疎隔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欧
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而今無

看此二字可作補房齣名

奈寸腸思堆積千愁空懊惱○旋煖金爐薰蕙藻悶把金刀剪彩呈纖巧繡被五更香睡好羅幃不覺紗窗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箇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箇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蹺蹊作怪的小說我且問你這箇秀才姓甚名誰卻說紹興十年間有箇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誇　　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

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
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
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個小男女打交撚指
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
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趲足當日正在學堂
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
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半年前搬
去的鄰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
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裏
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

塔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卻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老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箇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卻沒這般頭惱。婆子道。這箇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卻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箇從嫁。又好人材。卻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唓嗻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教授卻是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

道若還遇真箇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箇小娘子如今在那里。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箇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箇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鋪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箇從嫁，多唤錦兒。因他一床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箇舊鄰舍家裏住，兩箇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箇人從門首過去，王

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麽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廝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箇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却有箇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箇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箇官人可知好哩吳教授當日

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喏先歸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箇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箇帖子乾娘道老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箇帖子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箇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把閑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

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箇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采、不知高低、道兩箇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剪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

道出倫輩，有如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府

眸清可愛，鬢鋒堪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
花未艷，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緊
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撚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
出墻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
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個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
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姐我先起去來那竈前過看那從嫁錦兒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挿將上去脣項上血汚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卽時渾家來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吳教授是箇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巳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箇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箇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

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分付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閑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會、却待出來、只見一箇人看着吳教授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箇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人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兩箇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教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箇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箇

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早間看墳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醞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兩箇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眞箇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囀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綵樹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夏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鐙響紅粧人揭繡簾看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岸迤邐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驅獻嶺下好座

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二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便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箇小小花園內兩箇入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醞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徑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喫一盃我和你同去我們過鞦韆嶺九里松路上妓弟人家睡一夜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箇老婆在家裏不曾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

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
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馳獻嶺來、你道事
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
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
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箇小小竹門
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
躲雨、却是

猪羊走入屠宰家　一腳腳來尋死路

兩箇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箇野墓園、只那門前
一箇門樓兒、裏面都沒甚廢屋宇、石坡上兩箇坐着、

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箇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宋小四你這廝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廝出頭。墓堆子裏提應道。阿公。小四來也。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箇人來。獄子廝提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恰亦雨却住了。兩箇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朶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棒響。不多時。則見獄子押

着墓堆子裏跳出那箇人來兩箇見了又走嶺側首却有一箇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箇把身軀抵着廟門與箇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箇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箇人道打脊魍魅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兩箇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

人敲門道開門則箇兩箇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是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他是鬼兩箇都不敢則聲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箇聽得恁地說肚裏喫的酒都變做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

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箇兩箇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撥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兩箇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箇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却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箇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箇便是獐奔鹿跳猿躍鶻飛下那嶺來後面兩箇婆子兀自慢慢

地趕來、一夜熱亂、不曾喫一些物事、肚裏又饑、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箇生人來衙一衙、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見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解那兩個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箇男女

一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猪肝赤肚帶、舊脯襠袴、脚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喫、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也不則聲、

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箇開酒店的漢子又慇懃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干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箇立在墓堆子上諕得兩箇䰟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麯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裏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隣舍時道王婆

自死五箇月有零了說得吳教授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盤在門前上面寫着八箇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巳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鄰舍家裏拙妻和祖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分付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厮覷做聲不得只見一箇癩道人看着吳教授道觀

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之教我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箇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黄羅抹額錦帶纏腰皁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喏道眞君遣何方使令眞人道在吳洪家裏與妖併馱獻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

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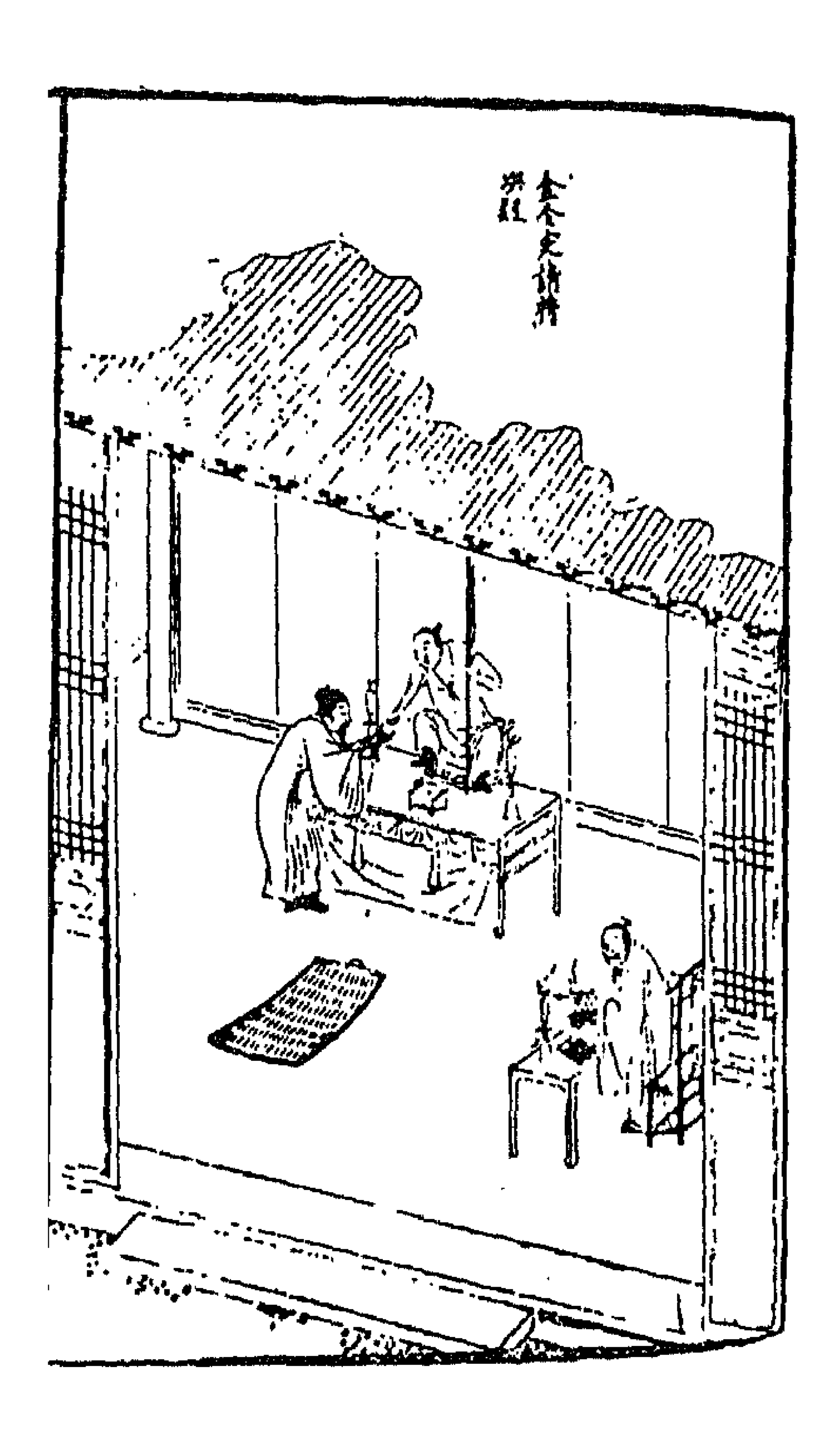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箇為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位樂娘、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妒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獻嶺上被伕子卅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那箇嶺下開酒店的、是害

傷寒死的鬼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箇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箇箇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分付吳教授把來埋在驪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吳教授直下拜道只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箇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

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眞人于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辦道絕凡塵　眾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　西山鬼窟早翻身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塞翁得馬非為吉　宋子雙盲豈是凶
禍福前程如漆暗　但平方寸答天公

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乃是梁朝所建唐刺史劉禹錫有詩道玄都觀裏桃千樹就是此地一名為玄妙觀這觀踞郡城之中為姑蘇之勝基址寬廠廟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無所不備各房黃冠道士何止數百內中有個北極眞武殿俗名祖師殿這一房道士世傳正一道教善能書符遣將剖斷人

凡人又要喫又要長生總不成仙

鬧禍福於中單表一個道士俗家姓張手中慣弄一箇皮雀兒人都喚他做張皮雀其人有些古怪嗜酒自不必說偏好喫一件東西是甚東西

吠月荒村裡　奔風鬧雪天
分明一太字　移點在傍邊

他好喫的是狗肉屠狗店裡把他做箇好主顧若打得一隻壯狗定去報他來喫喫得快活時人家送得錢來都把與他也不算帳或有鬼祟作耗求他符鎮宅遇着喫狗肉就把筋蘸着狗肉汁寫個符去教人貼於大門隣人往往夜見貼符之處如有神將往

來。其祟立止。有個嬌大戶家。積年閑典。獲利感謝天地。欲建一壇齋醮酬答。已請過了淸眞觀裡周道士主壇。周道士夸張皮雀之高。嬌公亦慕其名。命主管即時相請。那嬌家養一隻防宅狗。甚是肥壯。張皮雀平昔看在眼裡。今番見他相請。說道。你若要我來時。須打這隻狗請我。待狗肉煑得稀爛。酒也盪熱了。我纔到你家裡。主管回復了嬌公。嬌公曉得他是蹺蹊古怪的人。只得依允。果然盪熱了酒。煑爛了狗肉。來皮雀到門。主人迎入堂中。告以相請之意。堂中香火蠟燭。擺得齊整。供養着一堂神道。衆道士已起過香

頭了張皮雀昂然而入也不禮神也不與衆道士作揖口中只叫快將爛狗肉來喫酒要熱些嬌公道且看他喫了酒肉如何作用當下大盤裝狗肉大壺盛酒擺列張皮雀面前恣意飲喫喫得盤無餘骨酒無餘滴十分醉飽叫道啗喋喫得快活嘴也不抹一抹望着拜神的鋪氈上倒頭而睡鼻息如雷自酉牌直睡至下半夜衆道士醮事已完兀自未醒又不敢去動撣他嬌公等得不耐煩到埋怨周道士起來周道士自覺無顏不敢分辨想道張皮雀時常喫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今番正不知幾時纔醒只得將表章

焚化了，薛神祝新收拾道場，弄到五更，衆道士喫了酒飯，剛欲各散，只見張皮雀在拜壇上跳將起來，團團一轉，亂叫：「十日十日，五日五日。」矯公和衆道士見他風了，都走來圍着看，周道士膽大，向前抱住，將他喚醒了，口裡還叫：「五日五日。」周道士問其緣故，張皮雀道：「適纔表章，誰人寫的？」周道士道：「是小道親手繕寫的。」張皮雀道：「中間落了一字，差了兩字。」矯公道：「學生也親口念過幾遍，並無差落，那有此話？」張皮雀在袖中摸摸索索，抽出一幅黃紙來，道：「這不是表章？」衆人看見，各各駭然，道：「這表章已焚化了，如何却在他袖

中紙角兒也不動半毫仔細再念一遍到天尊寶號中果然落了一字都看不出差處張皮雀指出其中一聯云

吃虧吃苦掙來一倍之錢柰短柰長僅作千金之了

吃虧吃苦該寫喫字今寫吃字是吃舌的吃字了喫音赤吃音格兩音也不同柰字是李柰之柰奈字是奈何之奈耐字是耐煩之耐柰短柰長該寫耐煩的耐字柰是菓名借用不得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麽如今上帝大怒教我也難處矯公和衆道士見了表文

剋窮不仁
以肥稼

不敢不信一齊都來告道如今重修奏疏趕齋擡不知可否張皮雀道沒用沒用你表文上差落字面還是小事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查你的善惡你自開解庫爲富不仁輕兌出重兌入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似揀好的掉換了自用又几質物值錢者幾足了年數就假托變賣過了不准贖取如此刻剝貧戶以致肥饒你奏章中全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即日焚燒汝屋蕩燬你的家私我只爲感你一狗之惠求寬至十日上帝不允再三懇告已准到五日了你可出個

曉宗凡五日內來贖與者免利只收本錢其向來欺心換人珠寶賴人質物雖然勢難以退發心喜捨[illegible]實爲修橋補路之費有此善行上帝必然回嗔或者收回雷部也未可知橋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聽說到收回雷部也未可知到不免有疑這風道士必然假托此因來布施我的財物雖道雷部如此易收易放況且掌財的人算本算利怎肯放鬆口中答應心下不以爲然張皮雀和衆道士辭別自去了橋公將此話閣起不行到第五日解庫裏火起前堂後廳燒做白地第二日這些質當的人家都來討當又不

肯賠償結起訟來連田地都賣了嬌大戶一貧如洗有人知道張皮雀曾預言雷火之期從此益敬而畏之張皮雀在玄都觀五十餘年後因渡錢塘江風逆難行張皮雀遣天將打纜其去如飛皮雀呵呵大笑觸了天將之怒為其所擊而死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扶鸞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苟元帥塵緣已滿眾將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徽商問其武毀之罪異捨施千金於殿前堆一石假山以為壯觀之助造假山雖則美觀反破了風水從此本房道侶更無得道者

詩云

雷火曾將典庫焚　　符驅鬼祟果然真

玄都觀裡張皮雀　　莫道無神也有神

爲何說這張皮雀的話只爲一般有個人家信了書符召將險些兒究害了人的性命那人姓金名滿也是蘇州府崑山縣人少時讀書不就將銀援例納了個令史就參在本縣戶房爲吏他原是個乖巧的人待人接物十分克已同役中甚是得合做不上三四箇月令史衙門上下沒一個不喜歡他又去結交這些門子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不時請他們吃酒又送些小物事但遇知縣相公比較審問到夜靜

更深時他便留在家中宿歇日逐打兼那門子也都
感激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每事却也十分周全
時遇五月中旬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問庫房
思量要謀這個美缺那庫房舊例一吏輪管兩季任
憑縣主隨意點的衆吏因見是個利藪人人思想要
管屢屢縣主點來都不肯服却去上司具呈批准要
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拈鬮各吏
具結申報上司若新參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鬮然雖
如此其權出在吏房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送些東
道他便混帳開上去那里管新參役滿家道殷實不

廒官道叫做官清私賄却說金滿暗想道我雖是新叅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相厚拼送些東西與他自然這鬮的若鬮得着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倘鬮不着却不空丟了銀子又被人笑話怎得一箇必着之策便好忽然想起門子王文英他在衙門有年甚有見識何不尋他計較一徑走出縣來恰好縣門口就遇着王文英道金阿叔忙忙的那里去金滿道好兄弟正來尋你說話王文英道有什麼事作成我金滿道我與你坐了方好說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裡坐下金滿一頭喫酒一頭把要謀庫房的事說與王文

英知道。王文英說。此事只要吏房開得上去。包在我身上。使你擱着。金滿道。吏房是不必說了。但當堂拈鬮。怎麽這等把穩。王文英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何難之有。金滿大喜。連聲稱謝。若得如此。自當厚謝。二人又喫了一回。起身會鈔而別。金滿回到公廨裡。買東買西。備下夜飯。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將上項事與他說知。劉雲應允。金滿取出五兩銀子。送與劉雲道。些些小薄禮。先送阿哥買菓喫。待事成了。再找五兩。劉雲假意謙讓道。自己弟兄。怎麽這樣客氣。金滿道。阿哥從直些些罷。不嫌輕。就是阿哥的盛情了。劉

雲道既如此我權收去再處把銀袖了擺出果品看僎二人杯來盞去直飲至更深而散明日有一令史察聽了些風聲拉了衆吏與劉雲說金某他是個新參未及半年怎麽就想要做庫務這箇定然不成的你要鬧只管鬧少不得要當堂稟的恐怕連你也沒趣那時却不要見怪劉雲道你們不要亂嚷凡事也要通個情就是他在衆人面上一團和氣並無一毫不到之處便鬧上去難道就是他閣着了這是落得做人情的事若去一稟朋友面上又不好看說起來只是我們薄情又一個道爭名爭利顧得什麽朋友

不則效溥情不薄情劉雲道唆不要與人爭只去與命爭是這樣說明日就是你閻着便好若不是你連這幾句話也是多的還要算長內中有兩個老成的見劉雲說得有理便道老劉你的話雖是但他忒性急了些就是做庫役不知是禍是福並等結了局方纔見得好歹什麼正經做也罷不做也罷不要鬧爭各人自去幹正事遂各散去金滿聞得眾人有言恐怕不穩又去問倪央本縣鄉宦士夫寫書囑托知縣相公說他老成明理家道頗裕諸事可托道分明是叫把庫房與他管但不好明言只說你煩絮到捏閻

這日劉雲將應閣各吏名字開列一單呈與知縣相公看了與那書房一樣寫下條子又呈上看罷命門子亂亂的攙做一堆然後唱名取鬮那拈鬮傳遞的門子便是王文英已作下弊金滿一手拈起扯開恰好正是你道當堂拈鬮怎麼作得弊原來劉雲開上去的名單都從吏戶禮兵刑工挨次寫的吏房也有管過的也有役滿快的已不在數內金滿是戶房司吏單上便是第一名了那王文英攙鬮的時節已做下暗號金滿第一個上去拈時卻不似易如反掌人那知就裡正是

險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當時衆吏見金滿閙着都跪下禀説他是個新叅尚不該閙庫况且錢糧干係不是小事俱要具結申報上司的若是金滿管了庫衆吏不敢輕易執結的縣主道既是新叅就不該開在單上了衆吏道這是吏房劉雲得了他賄賂混開在上面的縣主道吏房既是混開你衆人何不先來禀明直等他閙着了方來禀話明明是個妬忌之意衆人見本官做了主就敢再道箇不字反討了一場沒趣縣主落得在鄉宦面上做箇人情又且當堂閙着更無班駁那些衆吏雖

懊妬忌無可奈何做好做歹的說發金滿彌了一席話。適方由結狀申繳上司不在話下。且說金滿自六月初一日交盤上庫接管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那些門子。因作弊成全了他當做恩人相看比前愈加親密他雖則管了庫正在農忙之際諸事俱廢那里有什麼錢糧完納到七八月裡却又倒把月不下雨做了個秋旱雖不至全災却也是個半荒鄉間人紛紛的都來告荒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也沒甚大生意眼見得這半年庫房扯得直就勾了時光迅速不覺到了十一月裡欽天監奏准本月十五日

月蝕行文天下救護本府各州縣下屬縣是夜仰縣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人等在縣救護依例庫於備辦公宴於後堂款待衆官念請因無人措措將銀教廚夫備下酒席自己卻不敢離庫轉央劉雲及門子在席上照管酒器支持衆衆官不過用幾杯應了故事都到後堂飲酒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會鐃鈸吹一番細樂直鬧到四更方散閂門收拾得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將主急忙忙下船到府迎接又要支持船上往還供應往往的一夜眼也不合天明了查點東西時不見了四錠元寶金滿自想昨日

並不曾離庫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只恐怕還失落在那里各處搜尋那裡見箇分毫着了急連聲叫苦道這般晦氣却失了這二百兩銀子如今把什麼來賠補若不賠時一定經官出醜如何是好一頭叫苦一邊又重新尋起就把這間屋都翻轉來何嘗有個影兒慌做一堆正沒理會那時外邊都曉得庫裡失了銀子盡來探問到拌得口乾舌破內中單有欲得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一味說消說話做鬼臉喜談樂道正是

幸災樂禍千人有　替力分憂半個無

過了五六日知縣相公接了按院回到縣衙金滿只得將此事禀知縣主縣主迳未開口那幾個令史在傍邊你一嘴我一句道自己管庫沒了銀子不去賠補到對老爺說難道老爺賠不成縣主因前番閤庫時有些偏護了金滿今日沒了銀子頗有赧容說道庫中是你執掌又沒閒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將去闞賭花費了在此支吾今且饒你的打限十日內將銀補庫如無定然參究金滿氣悶悶地走出縣來即時尋縣中陰捕商議江南人說陰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謂之官捕幇手謂之

白捕金令史不拘官捕白捕都邀過來到酒店中喫三杯說道金某今日勞動列位非為已私四定元寳尋常人家可有不比散碎的好用少不得敗露出來只要列位用心若緝訪得實拿獲賍盜時小子願出白金二十兩酬勞捕人齊答應道當得當得一日三三日九看看十日限足捕人也喫了幾遍酒水全無影響知縣相公叫金滿問銀子有了麼金滿稟道小的同捕人緝訪尚無踪跡知縣喝道我限你十日內賠補那等得你緝訪叫左右撦下去打金滿叩頭求饒道小的願賠只求老爺再寛十日容變賣家私什

物，知縣相公轉限，金滿答應，又不曾趁得幾多東西，今日平白地要賠這二百兩銀子，甚費措置。家中首飾衣服之類，盡數變賣，也還不勾，身邊畜得一婢，小名金杏，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甚有姿色，

鼻端面正，齒白唇紅，兩道秀眉，一雙嬌眼，猶似烏雲髮委地，手如尖笋，肉凝脂，分明荳蔻尚含香，猶似夭桃初綻蕊。

金令史平昔愛如己女，欲要把這婢子來出脫，思想再等一二年，遇個貴人公子，或小妻，或通房，好他出去，也討得百來兩銀子，如今忙不擇價，豈不可惜，左

思右想只得把住身的幾間房子權解與人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傾成四個元寶當堂兌准封貯庫上分付他下次小心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把庫門鎖了回到公廨裡獨坐在門首越想越惱若甚來由用了這主屈財卻不是青白晦氣正納悶間只見家裡小廝叫做秀童喫得半醉從外走來見了家長倒退幾步金令史罵道蠢奴才家長氣悶你到快活醉酒我手裡沒錢使用你到有閒錢買酒喫秀童道我見阿爹兩日氣悶連我也不喜歡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憂身邊偶然積得幾分銀子買杯中物來散悶阿

爹若沒錢買酒時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了來就是金令史叫道那要你的哭原來蘇州有件風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內外人都稱他為相公秀童是九歲時賣在金家的自小撫養今已二十餘歲只當過繼的義男故稱阿爹那秀童要取壺酒與阿爹散悶是一團孝順之心誰知人心不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個機括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秀童自進去了金令史蓦然想道這一夜眼也不曾合那裏有外人進來偷了去只有秀童拿進東

亦無此度忠好

兩進來幾次都道這銀子是他偷了又想道這小廝自幼跟隨奔走甚是得力從不見他手脚有甚毛病如何抖然生起盜心又想道這小廝平昔好酒爲盜的都從好酒賭錢兩件上起他喫酒了只沒處來方見了大錠銀子又且手邊方便如何不要不然終日貫酒喫那里來這許多錢又想道不是他他就要偷時或者留幾塊散碎銀子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力量就偷了時那里出脫終不然放在錢櫃上零支錢少不得也露人眼目就是拿出去時只好一錠說留下三錠在家我今夜把他床鋪搜檢一番便知分

玉同書房
爲皎亟覩
心惡而化

賺又想道這也不是常法他若果偷了這大銀必仍寄頓在家中父母房內肯還放在身邊搜不着時反惹他笑若不是他偷的冤了他一場反令了他的心腸哦有計了聞得都城有個莫道人能將斷事吉凶如覩見寓在玉峯寺中何不請他來一問以決胸中之疑過了一夜次日金滿早起分付秀童買些香燭紙馬果品之類也要買些酒肉為謝將之用自己却到玉峯寺去請莫道人却說金令史們都有個閑漢叫做計七官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氣忿忿的走來問其緣故秀童道說也好笑我爹爹是

來了收進幹這條沒正經事二兩銀子已自賠去
了總了晦氣罷休那又聽了別人言語討什麼道人
來吃齋那賊道今日鬼混吃了些酒肉吃了明日少
不得還要索謝成不成吃三瓶米錢去得不爽利又
添些利錢上去好沒要緊七官人你想這些道人可
有真正活神仙在裏面麼有道好酒好肉到把與秀
童吃了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麼了這賊道的嘴咭
噪也可謝你一聲麼正說之間恰好金令史從玉峯
寺轉來秀童見家長來了自去了金滿與計七官相
見問道你與秀童說甚麼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

的就把秀童適纔所言述了一遍又道這小厮到也有些見識金滿沉吟無語那計七官也只當閑話敘過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機括

只因家長心疑　險使童兒命喪

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裏腹內躊躇道這話一發可疑他若不曾偷銀子由我召將便了如何要他怪那個道士口雖不言分明是土中曲蟮滿肚泥心少停莫道人到了排設壇場却將鄰家一個小學生附體莫道人做張做智步罡踏斗念呪書符小學生就舞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其聲

頗洪不似小學生只氣金滿見靈將下降叩首不迭志心通陳求別偷銀之賊天將指道不可說不可說金滿再三叩求願乞大將指示真盜姓名莫道人又將靈牌施設喝道

鬼神無私　明彰報應

有叩即答　急急如令

金滿叩之不已天將道屏退閒人吾當告汝其時道些令史們家人及衙門內做公的聞得莫道人在金家召將做一件希奇之事都走來看熱做一堂金滿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只剩得秀童一人在伺候照

天將吽道還有閒人莫道人對金令史説連秀童消
遣出屋外去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金滿跪而舒其
左手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寫出秀童二
字喝道記著金滿大驚正合他心中所疑猶恐未的
叩頭喋喋祝告道金滿撫養秀童已十餘年從無偷
竊之行若此銀果然是他所盜便當嚴刑究訊此非
輕易之事神明在上乞再加詳察莫隨人心莫隨人
意天將又蘸着酒在桌上寫出秀童二字又向空中
指畫詳其字勢亦此二字金滿以爲實然更無疑矣
當下莫道人書了退符小學生望後便倒狀退良久

方醒悟之一無所知金滿把謝將的三分與莫道人散了禍只推送他一步連夜去喚陰捕拿賊爲頭的張陰捕叫做張二哥當下叫其所以金令史將秀童口中所言及天將三遍指名之事備細說了連陰捕也有八九分道是只不是他綁拿來的不去擔這干紀推辭道未經到官難以用拷金滿是衙門中出入的豈不會意便道此事有我做主與列位無涉只要嚴刑究拷拷得真贓出來向時所許二十兩不敢短少分毫張陰捕應允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幫手仰廳隨金令史行走此時已有起更時分秀童收拾了堂

那家火喫了夜飯正提碗行燈出戶來迎候家主纔
出得縣門被三四個陰捕將繩索頭上便套不由
分說直拖至城外一箇冷舖裡來秀童卻待開口被
陰捕將鐵尺向肩胛上痛打一下大喝道你幹得好
事秀童負痛叫道我幹何事來陰捕道你偷庫內這
四錠元寶藏於何處窩在那家你家主已訪實了把
你交付我等你快快招認免些痛苦秀童叫天叫地
的哭將起來自古道

有理言自壯　負屈聲必高

秀童其實不曾做賊被陰捕如法吊拷秀童疼痛難

恁咬牙切齒只是不招原來大明律一款捕盜不許私刑弔拷若審出真盜解官行賞倘若不肯招認放了去非明日被他告官說誣陷平民罪當反坐衆捕盜弔打拷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忙商議只有閻王門鐵膝褲兩件未試閻王門是腦箍上了箍眼睛內烏珠都漲出寸許鐵膝褲是將石屑放於夾棍之內未曾收緊痛已異常這是拷賊的極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復甦者數次昏憒中亦忍了醒來依舊說沒有陸捕又要上鐵膝褲秀童恐痛不起只得招道是我一時見財起意偷來藏在姐夫

李大家床下還不曾動陰捕將扳門撞秀童到於家
中用粥湯將息等候天明到金令史公廨裡來救治
此時秀童奄奄一息爬走不動了金令史叫了船隻
自同捕役到李大家去捉賊李大家住鄉間與秀童
爹娘家相去不遠陰捕到時李大又不在家嚇得秀
童的姐兒面如土色正不知甚麼緣故開了後門望
爹娘家奔去了陰捕走入卧房發開床脚看地下土
實不鬆已知虛言金令史定要將鋤頭墾起起土尺
餘並無一物衆人道有心到這裡蒿惱一番了翻箱
倒籠滿屋尋一個遍那有些影兒金令史只得又同

陰捕轉來親去叩問秀童秀童淚如雨下答道我曾不曾爲盜你們非刑吊拷務要我招認吾吃苦不過又不忍妄扳他人只得自認了說姐夫床下贓物實是混話毫不相干吾自九歲時蒙爹爹撫養成人今已二十多歲在家未曾有半點差錯前日看見我爹費産完宫牆地心痛又見爹信了斗道召將費錢愈加不樂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無別話說罷悶絕去了衆陰捕叫喚方纔醒來兀自唉唉的哭個不住金令史心下亦覺慘然須臾秀童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見秀童倘在板門上七

損八傷一絲兩氣大哭了一場葬到縣前叫屈相公正值坐堂問了口詞怕差人喚金滿到來問道你自不小心失了庫內銀兩如何通同陰捕妄殺平人非刑平拷金滿算道小的被案完庫自然要緝訪此事討個明白有莫道人從於召將天將降壇三遍寫出秀童名字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所以信了除了此奴更無影响小的也是出乎無奈不是故意知縣也恥得他賠補得苦了此情未知真偽又被秀童的爹娘看稟有稟無可奈何此時已是臘月十八了知縣分付道歲底事忙且過了新年初十後面我與

你親衙詢明白衆人只得都散了念滿回家到抱着討兒屍只恐秀童死了到留秀童的爹娘伏侍兒子又討兩人去調治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那秀童的爹娘兀自哭哭啼啼絮絮咶咶的不住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那說捕盜知得秀童的家屬叫喊准了十分着忙商議道我等如此綳邢還不肯吐露真情明日縣堂上可知他不招的若不招時我輩私加邢拷罪不能免乃請城隍紙供於庫中香花燈燭每日參拜禱告夜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裡歇宿求一報應金令史少不

衙又要破些慳在他們面上到了除夕晚上一盤過交付新庫吏掌管金滿正了手續只有失盜事未結同着張阿捕向新庫吏說知原教張二哥在庫裡安歇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與金令史平昔相好的無不應允是夜金滿備下三牲香紙擺到庫中拜獻城隍老爺就將福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飲三杯以後新庫吏說家中事忙到央金滿替他照管自己要先別金滿為是大節夜不敢強留新庫吏將廚櫃等都檢看封鎖又將庫門鎖鑰付與金滿叫聲相擾自去了金滿又喫了幾杯也就起身對張二

哥說今夜除夜來早是新年多喫幾杯做個盃夢在下不得相陪了就罷將庫門帶上落了鎖帶了鑰匙自回張二哥被金滿反鎖在內嘆口氣道這節夜那一家不夫婦團圓偏我晦氣在這裡替他們守庫悶上心來只顧自篩自飲不覺酩酊大醉和衣而寢睡至四更夢見神道伸隻靴脚踢他起來道銀子有了陳大哥將來放在廚櫃頂上葫蘆內了張陰捕夢中驚覺慌忙起來向櫥櫃頂上摸個遍那里有什麼葫蘆難道神道也作弄人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故須臾之間又睡去了夢裡又聽得神道說銀子在

的這牌面如何不取張阶捕當面坐在床舖上聽更
鼓恰好務擂爬起來推開窓子微微有光拜向樹梢
上下看時並無些子物事欲要去排與公令史庫門
却又鎖着只得又去睡了少頃聽得外邊人聲熱鬧
鼓樂喧闐乃是知縣出來同衆官拜牌賀節去文廟
行禮天已將明金滿也自將庫門上匙鑰交還新庫
吏了新庫吏開門進來取紅紙用張阶捕也是等
得不耐煩急忙的戴了帽子走出庫來恰好知縣回
縣在那里排衙公座那金滿也是整整齊齊穿着公
服同衆令史站立在堂上何侯作揖張阶捕走近前

把他拚到夯邊說夢中神道如此如此一連兩次甚是奇異特來報你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否說罷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却說金滿是日參謁過了知縣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回家喫了飯也不去拜年只在縣中稽查名姓凡外郎書手皂快門子及禁子夜夫曾在縣裡走動的無不查到並無陳大壽名字整整的忙了三日常規年節酒都不曾喫得氣得面紅眼脹到去埋怨那張陰捕說謊張陰捕道我是真要除是神道與我金滿又想起前日召將之事那天將下臨還沒句實話抑告說夢中

之言怎便有准說罷丟在一邊去了又過了兩日是
正月初五蘇州風俗是日家家戶戶祭獻五路大神
謂之燒利市喫過了利市飯方纔出門做買賣金滿
正在家中喫利市飯忽見老門子陸有恩來拜年叫
道金阿叔恭喜了有利市酒請我喫碗金令史道兄
弟揔是節物不好特地來請得今日來得極妙且喫
三盃節休教嫂子煖一壺酒安排些見成魚肉之類
與陸門子對酌閒話中間陸門子道金阿叔偷銀子
的賊有些門路麼金滿搖首那里有陸門子道要賊
露問陰捕你若多許陰捕幾兩銀子隨你飛來賊也

替你訪着了金滿道我也許過他二十兩銀子只恨
他沒本事賺我的錢陸門子道假如今日有個人稱
訪得賊人真信來報你時你還捨得這二十兩銀子
麼金滿道怎麼不肯陸門子道金阿叔你若真箇把
二十兩銀子與我我就替你拿出賊來金滿道好兄
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這樁官司出脫了秀
童好兄弟你須是眼見的實莫又做猜謎的話陸門
子道我不是十分看得的實怎敢多口金令史即忙
脫下帽子向髻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耳挖遞
與陸有恩道這件小意思權為信物追出賊來真說

有餘就是止剩得二十兩也都與你陸有恩道不落
要金阿叔的今日是初五也得做兄弟的發個利市
陸有恩是巴冠的門子就將空耳插於網邊之內教
金阿叔且關了門與你細講金滿將大門閉了兩個
促膝細談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陸有恩間壁住的也是個門子姓胡名美年十
八歲有個姐夫叫做盧智高那盧智高因死了老婆
就與小舅同住這胡美生得齊整多有人調戲他到
也是個本分的小厮自從父母雙亡全虧有姐姐拘

管。一個姐姐死了。又有姐夫使喚不出好樣慣熟的
是那十個經兒

賭錢 喫酒 養婆娘

去年臘月下旬陸門子一日出去了。渾家閉得門早
有箇緊急之際。初次也不以爲異。以後但是陸門子出
去了。就聽得他家關門。打得一片響。陸門子回家。就
住了。嘗渾家到除夜與丈夫飲酒說及此事。正不知
緊甚麼東西。陸門子有心。過了初一。自初二初三。一
連在家住。兩日側耳而聽。寂然無聲。到初四日假做
出門。徃親戚家拜年。去遠遠蹲着。等間壁關門之後

悄地回來藏在家裏吳縣得聞壁揖整之孫從隙縫
裡張看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下胡美扒着
一錠大銀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陸門子看在
眼裡曉開與二人相遇問道你家常常鑿鑿什麼東
西胡美面紅不語盧智高道祖上傳下一塊好鐵條
要敲斷打廚刀來用陸有恩聽想道不是那話兒是
什麼他兩個那裡來有這元寶當夜留在肚裏次日
料得俞令史在家燒利市所以特地來報俞縂聽了
這席話就同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遇其夜就留陸
有恩過宿明日初六起個早又往張二哥家弄拉了

四哥共四個人同到胡美家來只見門上落鎖沒人在內敲門了叫渾家出來問其緣故渾家道昨日聽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今早雙雙出門恰纔去得此時就開了船也去不遠四個人飛星趕去剛剛上駟馬橋只見小遊船上的王溜兒在橋堍下買酒糴米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都是相熟的王溜兒道金相公今日起得好早金令史問道溜兒你趕早買酒糴米往那里去溜兒道托賴攬個杭州的載要去有個把月生意金滿拍着肩問是誰王溜兒附耳低言道是胡門官同他姓盧的親眷合叫的船金滿道如

令他二人可在船裡王溜兒道那廝家在船裡胡会還在岸上接表子未來張陰捕將繩一索先把王溜兒扣住溜兒道我得何罪金令史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引我到船上就放你溜兒速買的酒雞的米都寄在店上引着四個人下橋來八隻手准備拿賊這正是

閒時不學好　今日悔應遲

却說盧智高在船中推着簾下眼將盻望那胡美接表子下來同樂那一眼照見金令史又見王溜兒頭上麻繩帶着心頭跳動料道有些蹺蹊也不顧鋪蓋跳在岸上捨命奔走王溜兒指道那戴孝頭巾的就

是姓盧的、衆人放開脚去趕、口中只叫盜庫的賊休走、盧智高着了忙、跌上一交、被衆人趕上、一把拿住、也把麻繩扣頸、問道胡美在那里、盧智高道在表子劉丑姐家裡、衆人教盧智高作眼、齊奔到丑姐家來、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賊、打着心頭、不對表子說、預先走了、不知去向、衆人只得拿劉丑姐去、都到張二哥家裡搜盧智高身邊、並無一物、及搜到毡襪裡、搜出一錠禿元寶、錠邊兒都敲去了、張二哥要帶他到城外冷舖裡去弔拷、盧智高道不必用刑、我招便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同胡美都賭極了、沒

處設法胡美對我說只有庫裡有許多元寶窖在那里我教他且今夜箇衆可同你趁十五月光這夜偷了四錠出來每人各分二錠寶不敢出揚只故得錠邊使用那一錠藏在米桶中米上放些碎米屑蓋着還在家裡那兩錠却在胡美身邊金滿又問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他怎麽會得這樣即溜虛稍高道胡美說道進來見你坐着不好驚去那一夜閃入來恰好你們小廝在裡面樓中取燭打開了櫥瞞你起身去看方得其便衆人得了口詞也就不帶去那搜了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運動不得見今着

真賍真賊咬不動尚自罵道這砍頭賊你便偷了
孩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沒處伸冤只要咬下
你一塊肉來消消口氣便在草舖上要爬起來可憐
那裏掙扎得動衆人盡來安慰勸住了他心中轉痛
嗚嗚咽咽的啼哭盧令史十分過意不去不覺也垂
下眼淚這怯叫人擡回家中調養自已却同衆人到
胡美家中打開鎖後看將米桶裡米傾在地上滾出
一錠滋邊的元寶來當日衆人就帶盧智高到縣稟
明了知縣相公知縣驗了銀子曉得不枉即將盧智
高重責三十板取了口詞收監等拿獲胡美來一同

好官

招罪出個虞捕文書衙前胡美係在逃殺船戶王潤兒樂娘劉丑如原不知情其財物未見破散暫時討保在外先獲元寶二個本當追庫但庫銀已經金滿變庫賠補姑照給主賍倒給追金滿這一斷端是山人無有不服正是

門正人心順　　官清民自安

卻說金令史領了兩個元寶回家就在銀匠鋪裡將銀鑿開把二八一十六兩白銀送與陸門子不失前言那將十兩送與張二哥俟獲住胡美時還有分說次日金滿仮知縣出堂叫謝知縣有憐憫之心深

假胡美乃出官賞銀十兩去解府衙新發過了半
年之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雙林地方船從蘇州
婁門過去忽見胡美在婁門塘上行走張四哥急攏
船上岸叫道胡阿家慢走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忙
走一步轉灣整一個豆腐店裏頭就躲賣豆腐的老
兒從要尋張胡美向兜肚裏摸出雪白光亮小將般
的一錠大銀對酒在草蓋上一丟說道容我躲過今
夜時這錠銀與你平分老兒貪了這錠銀子慌忙檢
過了指一個去處教他藏了張四哥趕到轉灣處不
見了胡美有個多嘴的閑漢指點他在豆腐店裏去

時張四哥進店問時，那老兒只說沒有張四哥滿屋看了一周遭，果然沒有。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三四錢重，把與老兒說道：這小廝是崑山縣門子，盜了官庫出來的人，老爺出廣捕拿他。你若識時務時，引他出來，這幾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菓子喫。你若藏留，我禀知縣主，拿出去時，問你個同盜。老兒慌了，連銀子也不肯接，將手望上一指，你道什麼去處：

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
躲得安穩　跳出胸氣

那老兒和媽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又做豆腐又做白酒狹窄沒處睡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恰好打個鋪兒臨睡時把短梯爬上去却有一個店櫃兒隱着胡美正躲得穩却被張四哥一手拖將下來就把麻繩縛住罵道害人賊銀子藏在那里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二錠用完了一錠在酒缸蓋上老者怎敢隱瞞於缸蓋裡取出張四哥問老者何姓何名老者懼怕不敢答應傍邊一個人替他答道此老姓陳名大義張四哥點頭便把那三四錢銀子撇在老兒懷上帶了胡美踏在船頭裡面連夜回崑山縣來正是

莫道虧心事可做　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知縣見累死了一人心中頗慘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都來替他金滿向前討饒又央門子與房主文央求說金滿想起閣庫的事訪他只得把人情賣在衆人面上稟知縣道盜銀雖是胡美造謀實出姐夫況原銀所失不多求老爺從寬發落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只將胡美重責三十問個徒罪以儆後來元寶一錠仍給還金滿領去金滿又將十兩銀子謝了張四那張四可因說起盧智高若有始末衆人各各駭然方

知去年在二哥除夜夢城隍分付陳大壽已將銀子放在櫃頂上葫蘆內了蘆者胡美蘆者盧智高陳大壽乃老者之姓名胡美在店櫃頂上搜出神明之語一字無欺果然是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過了幾日備下猪羊擡往城隍廟中賽神酬謝金滿因思屈了秀童受此苦楚況此童除飲酒之外並無失德更兼立心忠厚死而無怨更沒有甚麼好處酬答得他乃收秀童爲金秀用已之姓視如親子將美婢金杏許他爲婚待身體調治得强旺了便配爲夫

婿金秀的父母俱以為喜無言後來金滿撫子為業就是金秀承頂金秀也納個吏缺人稱為小金令史三考滿了仕至按察司經歷後人有詩嘆金秀之枉

詩云

疑人無用用無疑　耳畔休聽是與非
凡事要憑真實見　古今冤屈有誰知

第十五卷